

20140423 綠逗來開講

註記：未特別標示發言者之段落，皆為黃國昌老師發言

主持人：大家好，歡迎收聽今天的綠逗來開講，我是主持人莓莓余莓莓，我想在我們全臺灣人民，我們現在的焦點真的是公民力量的崛起，同時也是理念價值的召喚，林義雄先生作為臺灣的人格者，他以他的生命來託付給臺灣人民，為了反核的理念，那這裡面牽涉到所謂的這個公民投票的問題，當然也牽涉到這個政府明明知道說，反核、非核、廢核，非核家園應該是臺灣主流的民意，也已經是臺灣主流的民意，但是他還是要顛覆的、獨大的就是想硬幹下去，這不就跟服貿是如出一轍的，太陽花學運震驚了全球，接下來我們看到出關播種、遍地開花，那接著而來林義雄先生的禁食，一再的，再再的其實召喚著臺灣人，我們的民主憲政其實遭逢了巨大的危機，那麼在這個民主逆潮的時候，在這民主看似這麼脆弱的時候，我們有看到公民力量的崛起是不是能夠帶來給我們民主的鞏固，到底從太陽花學運到反核的運動，一波一波的公民行動裡頭，我們看到了臺灣深層的危機在哪裡？有沒有轉機何在？新生的力量何在呢？我們今天就來專訪在太陽花學運裡頭扮演非常重要的靈魂人物的角色，同時也是長期以來知識份子投身介入公共事務關懷的典型，黃國昌黃老師，來，老師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主持人：黃老師我想我們從太陽花學運來談起，它確實開啟了臺灣民主的新頁，那麼我還非常的記得，在太陽花學運一開始的時候呢，外國的報紙用個斗大的標題說，臺灣的民主是死還是重生就在今晚，那一晚學生攻了立法院國會的議場，在這裡面大家更深刻看到太陽花學運除了對於服貿本身黑箱作業，乃至於服貿本身帶來的全球化的這個貧富差距的問題，兩岸的資本，權貴資本主義共構來吞噬了絕大的經濟利益，可是可能危害了我們的包括了經濟上面的公平性，社會資源分配的公平性，乃至於國家的安全、言論自由的問題以外，其實這裡面更多的包括對民主憲政危機的反思，就從太陽花學運來看起，其實太陽花學運之前，我們這幾年來遭遇了很多民主的逆潮，您看到了臺灣面臨什麼樣民主憲政的危機？

從過去這幾年整個臺灣在馬政權運作下面所出現的狀況，其實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出來說，馬政府在推行很多公共政策的時候，他可以說是一意孤行，完全沒有去在意，也完全沒有去理會到主流民意的走向。從2008年馬政權上任了以後，我想第一次震撼整個臺灣社會的是陳雲林來台的事件，在那一次他為了要去迎接一個從中國來的官員，當然那個官員的官銜的高低我覺得不是重點，重點

是他為了要迎接那個人來，他讓臺灣社會付出了什麼代價。

我們看到整個在台北的街頭上面，台北城好像在戒嚴，大批的拒馬、蛇籠、警察把整個台北的街道淨空，目的只有為了要讓那個中國的官員聽不到臺灣人民對於中共這個政權所提出來的抗議。在接下來幾年的整個發展上面，馬政權他整個施政的主軸不斷地往中國去傾斜，那同時在傾斜的過程當中，讓臺灣民主的價值一而再再而三的遭受到傷害，以主持人剛剛所提的就有關於公投制度來講就好了，2010年大家應該記得很清楚ECFA的爭議，那個時候針對ECFA的爭議，事實上是包括民進黨也好、包括台聯也好，都曾經提出過有關於ECFA必須要交付人民公民投票這樣的訴求，但問題是說在馬政府他們所控制的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少數的幾個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否決掉了十幾萬的臺灣公民所連署要求必須要進行公民投票這樣子的呼聲。

那當然在那整個的過程當中，大家也重新的去反思以及意識到說，公民投票作為憲法所保障的直接民權的一環，在馬政權他公審會的運作下面是如何的脆弱、如何的不把它當成是一回事情，那在那一次有關於不管是ECFA在國會的審議過程也好，或者是他非常悍然的去拒絕人民必須就ECFA這一個公共政策，要求公民投票的訴求來講也好，也去反映出了主持人一開始就很清楚的去揭示到了臺灣的整個民主憲政它所遭遇的危機。那這一個危機或許是馬政府他在接下來的整個施政的過程當中，他開始發現說，某個程度上對於他所要做的事情，人民抵抗的力量在他自己的主觀感覺當中，相對來講是弱的，那因此在他2012年連任成功了以後，你可以說他的整個施政的方式，對於權力的濫用越來越粗暴，那可以說是到達頂點的是去年九月政爭的事情，一個國家最高的行政首長，我們的總統他一方面可以縱容最高檢察系統的首長，也就是前檢察總長黃世銘先生，他去濫權的監聽，違法的洩漏資料，另外一方面去利用他兼任執政黨黨主席的位置，直接把他的手伸到國會當中，企圖要去撤換那個國會議長，所有的目的只是為了要去配合他希望在服貿審議的過程當中，國會直接當成橡皮圖章，為他所要做的事情去背書。

那一直到今年可能在太陽花學運發生以前的一個導火線，也就是張慶忠那30秒的事件，可以說清楚的看得出來說，為什麼在太陽花的學運當中，後來同學們會把有關於公民憲政會議的召開列為一個非常重要的訴求，理由在於說，從這次服貿的爭議以及我們之前所面對的其他爭議的挑戰，看得出來我們憲法架構下面有關於行政跟立法兩個權力相互監督制衡的這一個機制已經被破壞得幾乎蕩然

無存了，一個總統他藉由黨機器的操控，而他黨主席位置的取得只是少數黨員的意志，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馬英九先生他連任中國國民黨黨主席成功所得到的票數應該在20萬票以下，但是那樣子的一個位置卻讓他一方面可以把手伸到國會當中，那另外一方面讓他自己成為一個幾乎快要不受控制的濫用權力的人。

那這樣子的一個憲政的結構，可以說是根本的違反了在一個民主憲政國家當中要求不管是什麼樣的權力，一方面他必須要接受節制，另外一方面他必須要接受相對應的監督，但是從現在來看，不管是行政權還是立法權，最起碼到目前為止我們看到的實際上面的運作，那個權力都緊緊地握在馬英九先生的手上。那另外一方面，其實就司法權的部分，我比較不願意去直接講得那麼明白，但是其實大家只要想一想說，我們目前跟有關憲政權力運作發生爭議要解決的大法官，到目前為止幾乎啦，幾乎絕大多數的大法官都已經是馬英九先生他所提名的，等到他再下一次任命大法官的時候，整個大法官全部都是馬英九先生他所提名的法官人選。

那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老實說，如果說公民社會面對馬政權對於權力的濫用沒有辦法積極的站出來表示抗議或者是抵抗的話，那我們國家可能會真的隨著馬英九他個人的，有人說他是無能、有人說他是濫權、有人說他是偏聽、有人說他是任用在小圈子裡面用人，但是不管是用什麼樣的方法來加以描述或者是形容，我想到目前為止絕大多數的臺灣人民可以看清楚的一件事情是，馬英九完全沒有能力把這個國家治理好。

主持人：沒錯，他不只沒有辦法把這個國家治理好，甚至於我覺得他真的是濫用權力，他讓這個國家其實是急速的在倒退沈淪，在他的全面執政之下，所以剛剛這個黃老師您講得非常好，就是說整個這個太陽花學運其實它也不過就是過去很多很多馬英九濫權然後踐踏民主法治，這麼多讓我們覺得很難以接受的事情，那到最後一個總累積，那在這過程當中，因為他利用黨紀，那又利用因為執政黨在國會是一黨獨大，乃至於他總統的權位，所以整個權力是不受節制的，而且是甚至是不受監督的，也因此太陽花學運可以說呢在臺灣民主憲政危機的時候，已經進入了加護病房的時候，真的是把它急救了起來，好這樣的急救只不過是初步的急救，未來還有長遠的路要走，包括我們最近看到的有關於核四的問題，其實這都是牽涉到我們的憲政問題乃至於公投法的問題，乃至於我們臺灣民主政治有其蒼白脆弱一面的問題，我們今天要把它找出病根之來，同時我們要把它做出診斷。我們現在來休息一下，我要繼續來請教黃國昌老師。

主持人：5點15分感謝你繼續收聽綠逗來開講，我是禮拜三節目主持人余莓莓，我們線上現在連線的是黃國昌黃老師，黃老師我想繼續就是接著請教您就是，服貿至少先擋住了，我們要謝謝孩子們學生們，如果沒有這些學生佔領了議場，其實我們的服貿可能就這樣通過了，那臺灣可能會陷入到更深沈的危機當中，不過這邊我要請教黃老師就是說，你們提出了幾個訴求，不過呢，國民黨政府的這個回應是這樣啦，王院長說先立法後協商，那麼馬英九他說那立法跟協商還是可以並行，現在的案子好像還在立法院裡頭，我聽到的是立法委員跟我說他們的觀察，國民黨還是非常希望，有可能會召開臨時會，還是非常希望就在馬英九所說的6月底的時間之前通過，所以這個東西我們還是要緊密來盯著，那麼您怎麼看待王院長說先立法然後再來協商，可是馬英九說立法跟協商並行，那目前的狀況是如此，你覺得我們的太陽花學運關心這個的朋友，乃至於所有反黑箱服貿的朋友，我們該注意些什麼？繼續監督什麼呢？

我覺得第一個重要的事情是有關於兩岸協議機制法制化，也就是有關於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立法工作，因為這個協議它本身，接下來這個監督條例的立法不僅會深刻的影響到服貿後續的審查，對於接下來的貨貿乃至於甚至馬英九他自己想要去推動的和平協議等等，對一些協議的議題都會造成非常深刻的影響。

那在整個太陽花學運的過程當中，行政院江宜樺以及陸委會王郁琦他們所推出來的行政院版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你可以說他是把既往已經發生過的整個服貿黑箱程序予以明文化、法制化。

主持人：對，等於幫他背書了。

你看那裡面的條文，你看得真的是會難以相信說，這個政府是不是已經末稍神經麻痺到麻木不仁的狀況，我舉一個最具體的例子，大概全臺灣的民眾都沒有辦法接受張慶忠那30秒的事件，他把服貿在沒有審議、沒有討論的情況之下，三個月沒有完成審查就視為完成審查，這種離譜荒謬的法律濫用的結果，它竟然在行政院版的條文當中予以明文化，那接下來如果說立法院他所通過的是行政院版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話，那這一個機制的法制化，事實上它所會產生實質上面的意義並不大，你可以說它更造成了非常嚴重的負面效果，把現在馬政府有關於兩岸協議黑箱操作的模式竟然給它法律上面明文的承認。

那也是基於這樣子的考慮，民間團體才會提出民間版相對應的草案，那當然其他各個黨派的委員，包括民進黨、包括台聯也都有提出各式各樣版本的草案，從這一次太陽花學運當中，我想大家所汲取的教訓跟我們接下來所要努力的訴求，就完全的體現在我們在這一次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當中我們所要求的五個大的立法原則，包括了人民要可以實際上面的參與，國會要可以審議，資訊要透明，人權要保障以及政府他必須要賦有義務，那這五個層面都可以看得出來說，我們目前在兩岸協議監督的整個機制當中，目前所最欠缺也是最需要去補強的部分。

那至於剛剛主持人所提到的說，就有關於在服貿的審議上面到底是要並行還是說要先立法後審查，從我們的角度上面來講，我們的訴求一直沒有改變，先立法再審查是我們堅持的原則，那老實講有關於先立法再審查的這個訴求也不是真的在太陽花學運的時候才提出來，從去年的服貿爭議發生的時候，民間團體、學者專家大家就不斷地在提出這樣子的一個訴求、提出這樣子一個呼籲，也在立法院辦的公聽會當中，服貿的公聽會當中，我就非常直接的請教我們的陸委會主委王郁琦先生，目前立法院到底應該要依照什麼法的什麼程序來審理服貿？這一個問題是到目前為止馬政府他們都沒有辦法清楚的去做出答案，那如果回顧過去這幾個月，有關於馬政府他們就服貿到底要怎麼審，從去年夏天要求限時包裹的表決，到後來只審不三讀，到後來張慶忠他所離譜的適用三個月沒有完成審查視為完成審查，回顧這過去這幾個月，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出來說，即使是馬政府他們自己對於服貿到底要怎麼審查這件事情的立場也不斷地跳動、不斷地在改變。

那我們堅持的原則其實非常的簡單也非常的直接，臺灣如果還要稱為自己是一個法治國家的話，對於有關兩岸協議這麼重大的事情，怎麼可能沒有一套法制化的基準來加以處理？那第二個是回到政治現實面的部分，回到政治現實面的部分是說，目前有關於兩岸服貿協議它的法案主導權這件事情，也就是在內政委員會到底應該由誰來主審法案這件事情，事實上在民進黨的召委陳其邁先生跟國民黨的張慶忠，兩者之間是存在非常嚴重的爭議，也就是這兩個召委他們都主張他們擁有法案實際上面的主導權。

好，那當這兩位召委他們都認為他們有法案的主導權的情況之下，這個爭議勢必按照目前《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的規定，一定要由立法院院長他來出面朝野協商才能夠化解這個爭議，那在王金平院長他已經明確的跟全國人民承諾說，在兩岸協議監督條例沒有完成立法以前，他絕對不會去主持這樣的朝野協商，那某

個程度上面也是王院長他用他的法定職權清楚的去回應了這次太陽花學運當中所提出來的一個核心的訴求，就是先立法再審查。當然除非王金平院長他違反他的承諾，否則到目前為止我看不出來有任何這一個兩岸服貿協議可以在沒有完成立法的情況之下就先行審查的可能性。

主持人：好，所以這個回到現實面來，除非就是王金平院長違反自己的承諾，但是我想這個全國人民都在看，甚至它已經震動了全世界，因此其實就像這個，馬英九心中所想當然是希望6月底一個字不改的就對趕快通過，但是現實上我在想其實他會面臨到很大的挑戰，那人民也不容許他這樣。不過你剛剛講到說回到政治面現實，我要請教黃國昌老師就是說，因為我們的學生退場以後說要出關播種，那這個遍地開花，包括五一勞動節會跟勞團結合上街頭，好，這裡面南方朔老師曾經寫了一篇文章來提醒，他說也許這個到處播種也可能危機處處，他是基於愛護學運的立場，他認為說其實在別的國家的實踐經驗裡頭，那更包括了國民黨過去的作為，當你出去出關播種以後，很可能，譬如說，有些事情是這樣子，當你社會運動一啟動以後，因為這個能量是一直一直攪動上來的，所以有可能執政黨在這個過程當中，或有意的用抹黑、用滲透、用各種的手段來激怒學生，乃至於當學生就會比較有一些可能要是被激怒了，就有一些更相應的也激烈的反應回來，那麼在這個時候呢，執政黨他就可以利用他龐大的宣傳機器，一方面降低這個社會運動 學生運動的正當性，那麼二方面，他也可以訴求社會上輿論方面的壓力，那還有就是因為輿論的本身，媒體的本身他喜歡熱鬧、喜歡刺激，所以常常他也許要刺激了，有一些比較激烈的言詞反映出來，在對媒體來講，這是有媒體的聲光效果的，那再加上學運這個本身，或者說社會運動本身，有些人也許在這過程當中，可能有狂熱，或者也因為忘其所以，或者有可能有所謂的英雄主義等等，這都可能，各種內外環境的這個作祟的結果，他也許就是讓你越來越激化越來越激化，你才容易出頭，才容易獲得掌聲與關注，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往往就是執政黨集結一線的力量抹煞你的正當性，然後來整個一舉殲滅成果的時候，他做出這些善意的提醒，您怎麼看待這個提醒？臺灣如何避免陷入這樣子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覺得他的提醒都非常的精準，而且他所擔心的事情老實說也不是未來式，而是從太陽花學運一開始到現在一直都持續在發生的事情，我的意思是說，馬政權他們對於這次學運所希望採取的分化的手段也好，抹黑的手段也好，事實上早就開始進行，而且到目前為止從來也沒有中斷過，那重點是說我們接下來自己應該要怎麼做，那我們能不能夠去掌握住自己對自己所樹下來的原則，是不是

能夠一本初衷的去推動我們希望能夠推動的理念，那同時在推動理念的過程當中，讓我們自己的行為去反映出那個理念它所要實現的價值。

我必須要說要做到這件事情，對於現在的青年學生們當然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跟考驗，但是老實說，相同的挑戰跟考驗在...你不要說學運啦，我覺得即使是社運，對這個政治部門裡面政治人物的表現，大家也面臨到相同的考驗跟挑戰，但是我要說的事情是說，不要低估臺灣公民社會的智慧，也就是說，馬政權他們是透過什麼樣子的方式想要去分化或者是抹黑，事實上特定的媒體他們是透過什麼樣子的方式在配合馬政權的操作，我自己的觀察是，看得懂的臺灣人民事實上已經越來越多了。

那在有一些關鍵的時刻，大家去看一些關鍵的行動跟決策的時候，事實上那一些行動跟決策背後都反映出來一定的價值選擇跟一定的策略選擇，那一些價值以及策略的選擇對於每一個行動者而言，我必須要說都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考驗，也就是說在面對這麼惡劣的情況之下，有的時候你不小心踏錯了一步，很容易剛剛主持人所擔心的那些狀況全部都會迎面而來。但是到目前為止最起碼我自己所觀察到的是，參與這個運動很多的朋友，他們事實上都對於大家所面臨到的共同的危機跟挑戰有相當深刻的體認，那也是在這樣子的危機跟挑戰的情況之下，非常審慎的在選擇自己接下來應該採取的行動，那因此在整個大的環境上，的確會出現若干剛剛主持人所擔心的現象，但是以我個人的觀察而言，目前整個運動在前進的主軸上面，並沒有因為這些零星個別的現象而遭遇到太大的改變。

主持人：那黃老師我可以請教您嘛，因為包括說前進的主軸乃至當初回過頭來看，學生那時候是不是就是這樣來光榮退場，我知道包括決策內部有不同的意見，包括社會上也有人覺得說，這個政府就是這麼麻木不仁，這個政府就是會常會敷衍唬弄，你有沒有給他一個高度的壓力呢？他甚至於到時候呢，他敷衍你一下，他故態復萌，甚至於他會趁機用各種邪惡的手段來反撲，所以有人覺得說你不妨為什麼要限定在一個愛與和平非暴力的原則呢？有些時候也許你要權變一點，有些時候你要更激烈一點，那有些時候一些更激昂的行動其實必要的手段，那所以有人懷疑說這會不會畫地自限，但是又一部分是認為說愛與非暴力其實才能夠感動最大的人心，不過我不知道您怎麼看待，因為這裡面就是像你講的，反映的價值的選擇、策略的選擇，而我們面對這個馬政權，顯然他是有一個不對稱的資源，同時老實說我認為這個政權，我認為他是滿威權也滿邪惡的，我不曉得你怎麼看待？

我接下來的發言我必須要強調我只能夠代表我個人發言，也就是我的想法，因為就有關於在學運的過程當中的那個決策機制，事實上是一個非常多人參與的決策機制，那個整個其實這個機制參與的人事實上高達30個人以上，那又有一個非常長而且非常審慎的過程，我沒有辦法為那個決策機制的過程以及那個決策機制的本身來發言，但是我可能就我自己個人怎麼想，剛剛主持人你所講的那些問題，提供我自己的一些淺見。

我從一開始就不認為說，支持學生在立法院的力量，我從來就不把它看成是個別政治人物的恩賜。

主持人：當然。

支持背後最大的支持是臺灣人民的支持，那因此接下來你如果說要去對抗這個政府，或者是說對抗這個政權他所做的權力的濫用，他所施加諸多的不公不義，最大的戰場事實上還是在人民的支持這件事情上面。回到我們一開始所講的那個退場的決定，我看到的事情是說，我們的在議場裡面、在青島東路上、在濟南路上，我們有三個場子要維持24小時的運作，那個需要投入的散佈的能量是非常非常高的，也就是說主要的學生幹部包括很多參與來幫忙的NGO的朋友們，大家都把他們日常NGO的事務全部都放下來了，大家全心全意在支持這場運動。

那但是隨著我們在運動的一些核心訴求獲得實質的進展的時候，我觀察到的事情是說，臺灣社會對於繼續佔領立法院這件事情的正當性跟必要性，它的支持度也正在改變，下一個困難的問題就變成了是說，繼續佔領議場你所必須要支出的成本跟你所得到的效益兩者之間的權衡，在我自己個人的判斷是說，離開議場出去出關播種讓更多的臺灣人民知道我們的訴求，而且回到臺灣各個角落去做組織的工作，那不是退縮，那是為了下一個階段更大規模的行動做準備。也就是說，如果330我們可以號召50萬人以上從凱道到立法院佔滿，下一個階段設定的目標可能是，如果今天馬政權他再執意的去違背民意，他這樣執意的準備要硬幹的時候，我們下一次號召重新回到凱道上，恐怕就不是50萬的這個數字。

但是問題是你要展現出那樣的力量，你需要做很多的工作，那些工作的推動都需要這一些學生幹部還有這麼多NGO的朋友大家共同齊心協力的去達成，而去做那樣的工作，我個人的感覺是說，與其繼續留在議場以及青島還要濟南路

上，維持那24小時的運作，不如先從那個地方離開，再重新再整隊，然後把我們整個運動的理念跟我們的訴求，包括組織的工作帶到臺灣其他各個地方的角落。

主持人：所以等一下廣告之後，我就要請教老師，所以出關播種他是一個新的階段的開始，那麼這過程當中，如果能堅持理念，同時他這個道德純度、理想性高度訴求，那個能夠憾動人心，那麼確實我相信到時候不是50萬人，可能是百萬人，甚至更多人出來，但這過程當中你可能也必須跟其他的公民團體，乃至於NGO各種組織，需要磨合的過程，也許大家想法不一樣，也許策略不一樣，也許他或者某個偶然的事件，它會呈現出一種不同的結果，甚至於被模糊到焦點，你們怎麼轉移到這種困難，我以一個最近的一個例子來講，譬如中正一分局，乃至於昨天的這個林義雄先生禁食的事情，我們分別觀察到一些現象，我們怎麼樣能夠分進合擊，集中一個最大的力量，而避免掉被模糊焦點呢？在廣告之後，我要繼續請教黃國昌老師。

主持人：5點38分，你們現在收聽的是綠逗來開講，我是禮拜三的主持人余莓莓，我們現在訪問的是中研院副研究員黃國昌老師，那麼老師剛剛就從我們所講的，就是出關播種理念甚好，那同時公民社會力量的覺醒其實才能夠有力的來節制掌權者濫用權力，不過在這過程當中，恐怕會遭遇到不少的挑戰跟磨合的問題，譬如說路過中正一分局，其實最主要的焦點應該在於說方仰寧憑什麼決定永久取消路權，這是很嚴重的違憲的問題，但是當這個學生包圍，然後呢在鏡頭下呈現一些比較激烈一些動作，就被轉移掉焦點了，方仰寧甚至會被有心的塑造成是不是一個英雄一般，那原來的問題有意的被模糊掉了，又或者林義雄先生，我們這麼感念他，讓我們真的是很掛心，他決定用生命，賭上生命，用禁食的方式，安安靜靜的坐著，可是他要感動臺灣人民，他同時要來感動執政者停止核四吧，但是呢，像昨天蔡丁貴老師帶人去立法院，當然這後來有人說是警方那邊有意的挑釁，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我一點也不意外，ok anyway，好，某些鏡頭上面又顯示出好像現在開始，臺灣其實裡面有不少渴望安定秩序，那乃至於很保守的一些民眾他就想說怎麼一直亂一直亂，一下路過，一下要衝立法院，一下要做什麼做什麼，立法院現在也沒核四的案，所以那個力道又被抵消掉了，甚至於又被模糊掉焦點，甚至於蔡丁貴老師他也曾經滿生氣的去跟這個飛帆講說，林先生都已經以生命為代價，你們都沒有看他，甚至一些比較不雅的話出來，當然蔡丁貴老師也說他有情緒比較激動，很不好意思，好，在這裡面我們就看到了，在這過程當中，難免有策略選擇的不同，難免有一些取向上面的不同，那所以這裡面可能磨合的

問題，乃至於媒體取捨、斷章取義角度報導的問題，這些都可能讓原來的這個途徑失焦了，甚至於變成迂迴了，那甚至要往目標走可能會走到岔路去，或者被情勢推到另外一邊去，面對這些困難點，我們該怎麼辦呢？我就以這兩個例子為例，可能以後未來類似事情都還會再發生，您怎麼看呢？

其實我覺得...我必須要承認，就是剛剛主持人所講的一些現象的確是在馬政府他們自己先用不合理的手段去採取一些違反基本人權的行為，譬如說中正一的方仰寧，後來好像印證願意負責任的人是台北市警察局的局長，他片面概括地去取消了公投盟他們在中山南路前面的路權，那同時違反了當初的承諾，面對繼續在中山南路進行和平抗議示威的學生以及群眾們，在第二天早上的時候，竟然去採取了一種強制驅離的手段，那你覺得這些事情的是非曲直可能在第一時間點的時候，容易被媒體他們去截取一些因為對於這些不合理的事情的強烈的抗議而去截取某一小段比較激烈的發言，想要去扭曲這個運動的全貌。

但是我覺得等到大家冷靜下來想清楚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的時候，事實上對於在一個特定的時間點，為什麼會有一些特定的反應，或者是說特定的抗議行動出來，我相信臺灣的公民社會已經慢慢成熟到可以去瞭解而且去...可以去分辨其中是非的程度了。

主持人：ok，所以您不是那麼憂心，您覺得只要站在正確的一邊慢慢會浮現的。

對，那第二個部分其實就講到林先生的決定，事實上在林先生決定這件事情以前，就宣布這件事情以前跟宣布這件事情以後，我都有跟林先生碰過面，在宣布這件事情以前，事實上是在太陽花學運開始之前林先生就決定了。那第一時間聽林先生講，心裡面的難過跟心裡面的擔憂跟大家都是一樣的，但是看著林先生告訴我們這個決定的神情跟他自己的一些安排，為什麼會選在義光教會，林先生他淡淡的講一句話說：他自己個人生命的價值放在這個脈絡裡面看，其實就很清楚了。我完全可以感同身受，那林先生他後來完全為了擔心說他自己的決定跟行動會去影響到那時候正在進行的太陽花學運，所以他把這件事情的宣布往後推遲了非常的久，等到學運告一個段落的時候，他才對臺灣社會做這樣公開的宣布。

那第二個部分是主持人剛剛所描述到的狀況，老實講，林先生早都預想到了，這也是為什麼他在公開宣布了以後，有一次又找我跟另外兩個朋友，另外兩個朋友也都是長期的在投入臺灣公民運動的朋友，他找了我們三個人到他的家裡面去，

有一些...其實林先生很客氣啦，他不會用長輩去要求晚輩或者是說去交待什麼事情那樣子的口氣跟我們說話，但是他有預想到說他做這個決定以後，接下來可能會發生的一些事情，那他建議我們希望我們能夠做到一些事，那到目前為止我可以說，林先生希望我們做的事情是：不要忘記初衷，不要忘記這個時候重要的工作是什麼，繼續努力的去推動，不要因為外面環境的紛紛擾擾而沒有看到現在最重要的工作，持續性地去做。

那所以老實說我覺得臺灣其實整個反核的運動或者是說廢核的運動 非核家園的運動，某個程度上是跟臺灣在追求民主化的歷程緊密的結合在一起，那這次有關於核四的爭議，除了有關於非核家園的理念之外，事實上也跟臺灣的民主運作也相當深厚的關係，很直接的講就是說，為什麼我們能夠容許一個政府在反核民意如此高漲的情況之下，他竟然還可以悍然執意的要去推動核四這樣子的一個公共政策，那從最近的一些公民團體，包括了說像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的一些朋友們，他們接下來所準備以及很多臺灣各個地方自主性的公民團體他們所正在準備去呼應林義雄先生要求必須要去停建核四，必須要迫使馬政府去做出清楚的承諾，大家看得出來說臺灣公民社會的活力。

主持人：那這邊黃老師我想請教你，我相信馬政府昨天已經是連夜這個沙盤推演過了，所以今天馬英九去見了林先生，留了這個字條，而且刻意的卡片讓大家拍了，他說他代表政府承諾，核四經過國內外專家嚴格安檢完成後，交由全民公投來決定它的未來，您覺得這樣的答覆，從林先生乃至於公民團體，您個人的觀點，我們能夠接受這樣子嗎？你怎麼看待他這個作為？你怎麼評價？

沒有，事實上其實大家如果仔細的去看林先生他在禁食以前的那段談話，他已經很清楚的說了，所謂有關於核四必須要安檢沒有問題以後才要去公投的那個前提根本就是一個假命題。

主持人：核安根本是一個假的對不對？

對，就核安它要作為一個前提，那本身就是一個假的命題，也就是說，今天核能發電即使是在國外比臺灣的科技更先進的國家當中，都會出現核安的問題的時候，再加上我們目前大家...台灣電力公司正是之前的原能會，他們在有關於核四安全檢查上面，甚至是核四在整個興建過程當中所出現各種大大小小的問題跟維失，你可以去清楚的意識到說，我們目前所謂要進行安全檢查要執行的單位本

身，他就不具有任何的公信力，而且從他們的表現上來看，他們的表現也沒有讓大家要給他們任何信心的條件存在。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馬英九先生他所做的那個宣誓根本就是一個毫無意義的宣誓。

主持人：我認為老師，他是一個政治動作，以拖待變，我認為他就是拖啦，坦白說，我不曉得黃老師你的看法。

那但是我要特別去提醒馬英九總統的是說，當初在服貿爭議的太陽花學運的前期，從一開始到最後，馬英九對於臺灣公民社會、對於學生所提出來的訴求都是悍然的拒絕，但是如果我們真的看最後具體的結果，最後具體的結果來看的話是，這一些訴求的正當性被臺灣社會絕大多數的民眾所支持了以後，以最後的結果上面來看是，馬英九你即使你個人你只硬不願意讓步，但是最後的結果還是按照我們的訴求在進行。就有關於核四的爭議我個人的預測也是這個樣子。

主持人：也是如此。

但是我所要說的是，請馬英九總統你有一點點人性，為什麼我要求他有一點點人性？因為如果最後的結果都是你一定要承認這個錯誤，要停建核四的話，請你有一點點人性，不要讓全臺灣人民尊敬，視為人格者的林義雄先生，因為你個人的傲慢跟拉不下臉，而讓他為臺灣人民殉道。馬英九你如果有一點人性，你就應該看清楚現在的局勢是怎麼樣，如果今天林先生因為你個人的傲慢而發生什麼事情，我可以跟你保證，全臺灣人民一定跟你沒完沒了。(黃老師哽咽)

主持人(哽咽)：確實喔，因為他這個能量就是很大，可是我不曉得您怎麼看，對不起，我也很激動，我按捺一下情緒，因為馬英九或者江宜樺說，總不能他一個人怎麼樣我們就怎麼樣，那馬英九說直接民權門檻是不能降低的，否則正當性是會被質疑的，王建煊說那如果有一個人道德也很崇高，那也要以身殉道，非得興建核四不可，你叫政府來怎麼辦呢，好，面對這些講話，您怎麼看？

如果說今天馬英九他要把他自己的眼睛閉上，完全無視於，完全無視於現在臺灣的民意，一定要公投的結果出來，他才會真的覺悟的話，而不是想要去濫用目前的烏籠公投法，那馬英九先生你就清楚的表態，如果說今年年底的選舉，核四公投跟年底的選舉合併舉行，這個挑戰你自己敢不敢面對、敢不敢接受？而且如果公投結果出來是大家都反對核四的話，馬英九你承諾你立刻辭職下台，你個

人的傲慢跟你個人的堅持並不是代表說，你做完了這些濫用權力的事情，你可以不用付出任何代價，你如果要有這樣的堅持的話，決定要站在主流的民意對面跟人民對幹的話，好，那你就必須要展現出你自己最基本的誠意，對幹的結果如果是你輸了，請你辭職下台。

主持人：所以老師我想4月26號我們會一起走上街頭，那麼我們在這件事情上面容不得他以拖待變，容不得他再踐踏民意，也容不得他不以蒼生為念，不以我們的人格者，林義雄先生的生命為念，我們容不得他以個人獨裁的意志來霸凌全體臺灣的土地跟人民，我們今天非常謝謝黃國昌老師，老師加油，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謝謝您，我們繼續努力。

謝謝主持人，謝謝主持人，我們一起加油。

主持人：一起加油，謝謝。

主持人：感謝你繼續收聽我們綠逗來開講，我是莓莓，拍謝情緒比較激動，(哽咽)因為我們若是在電視新聞大家看到...林先生很平靜的說：肉身是珍貴的，他若是有什麼不測，殘害他生命的是這個掌權者，我這幾天不知道流幾次眼淚了，很捨不得，1980年的時候，他失去媽媽、失去兩個雙胞胎女兒，那時我當文宣部副主任，跟他共事過，不曾看過他說家裡的悲傷，切身的痛苦放在心裡頭，然後在生命進入了老年的時候，也決定沒有最...把自己交給臺灣的人民，他的平靜說明了他認為放在臺灣民主，拯救臺灣，為我們的土地人民尋求長遠安全的路上，他找到一個最好的選擇跟歸宿，但是面對的是一個麻木不仁的政權，用盡辦法、用盡欺騙，那我覺得馬英九就是在拖，他會拖到什麼時候，他就是不願意面對問題，可是又為他一個人的面子，在野黨給你台階下，你還是不要下，那又不敢年底公投來合併一起，他怕輸，所以要如何是好呢？我覺得面對一個殘暴不仁的政權，這個政權的本質是，我昨天在臉書有寫，包括江宜樺他跟人家說他這個是漢娜鄂蘭，但是他是民主政治裡面漢娜鄂蘭的叛徒，馬英九跟江宜樺講直接民權沒有正當性，如果降低門檻，他自己9%的總統他有什麼正當性？那為什麼澎湖的博弈公投你就可以簡單多數？所以偽善的極致是什麼？偽善的極致就是邪惡，有權者掌權菁英的邪惡那是更巨大的邪惡，但是如果我們一般的人如果縱容，那我們就是邪惡的共同體，我們就是平凡的邪惡，臺灣要免於邪惡怎麼辦？拜託我們一起出來搶救林義雄、搶救臺灣，他如果...不靈，4月26號我們一起上街頭，為了臺灣，為了我們的未來好不好，今天的節目到這裡，感謝你的收聽，再會。

